左傳經世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八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費叛南氏

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杜：為費人所敗）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杜：魯大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

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杜叛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

魏禧曰名言可爲千古招叛之法○此與貫珠者論田單事可參看

楚平王即位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杜]襄三十年及即位奪薳居[杜]掩之族田遷許而質許圍[杜]許大夫遷許在九年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杜]在十一年也其父死焉[杜]在國故死王使與預於守而行[杜]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申之會[杜]在四年越大夫戮焉王奪鬭韋龜[杜]令尹子文元孫中犨[杜]邑名又奪成然[杜]韋龜子邑而使爲郊尹[杜]治郊竟大夫蔓成然故事蔡公[杜]棄疾也故舊也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彭士望曰禍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于軌反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

壽過[杜]申會所戮者作亂圍固城克息舟[杜]楚邑城之堅固者城而居之○

上望曰要着亦穩着○禧按此當是越大夫所爲觀起之死也○[杜]在襄二十二年其子○

從○在蔡○事朝吳○[杜]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

請試之○禧按觀從志在封蔡棄疾志在得楚兩不相謀而二謀適合機會之來故是天意以○蔡

公之命召子干子晳○[杜]皆共王子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晳奔鄭及郊而告

之情○[杜]告以蔡公不知謀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

[杜]不知其故驚起辟之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杜]使子干

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食所僞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己○[杜]觀從徇○於○蔡○曰○蔡公召○

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杜]詐言蔡公將以師

助二子○禧按觀從提蔡公上於虎背不得更下

蔡人聚將執之〔杜〕執觀從辭曰失賊〔杜〕謂子干子皙成軍〔杜〕言蔡公已成軍而殺余何益〔杜〕言殺巳不解罪乃釋之禧按觀從渾身是智是膽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禧按以四字脅蔡人則如違之以待所濟〔杜〕言若能為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何如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杜〕言與蔡公則可得安定且違上〔杜〕謂蔡公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杜〕子干子皙而盟于鄧士望曰凡暴主治罪雖脅從挂誤無免者故追人至是朝吳因而恐之解有不從依陳蔡人以國〔林〕封陳蔡之國而依倚之○士望曰進步亦退步亦穩着楚公子比〔杜〕子干公子黑肱〔杜〕子皙公子棄疾〔杜〕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

之師。因四族之徒【杜】遠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以入。楚。【林】時靈王在乾谿故乘虛以入楚○士望曰奪其巢穴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杜】欲築壘壁以示後人為復讐之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孫子曰兵聞拙速況作亂乎又曰役病楷語尤好請藩【杜】籬也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皮皆反【杜】保楚大夫蔡公黨先。入。因正僕【杜】太子之近官人。內應殺大子祿及公子罷皮敵【林】皆靈王子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杜】竟陵縣城西北。公子棄疾為司馬。評按蔡公位乃在第三妙初舉事不妨以名位讓人要在看煞着耳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奇妙【杜】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魚器反【杜】截鼻

也○簡切妙訣公三章似此師及訾子斯反梁而潰[杜]還至訾梁而衆散○靈王之敗

與金圭亮畧同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

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子細反[杜]

隊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所謂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也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杜]聽國人之所與王曰

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

叛矣[林]言大都如陳蔡不羹許葉之屬皆同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

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於楚[杜]是

子革也棄王而歸○士望曰然丹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王沿夏[杜]漢別名順流為沿將

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申亥之於靈王伍員之於平王皆代父為報恩怨之故不可不慎曰吾父再奸王命〇杜謂斷王旌執人于章華宮〇魏世傚曰楚圍一生惟於無宇二事為難能遂食其報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杜里名闈〇杜門也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〇上望曰太過之申亥曾以女侍靈王也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〇蔡公之舉非觀從本意故欲子干殺之然可謂不能擇主〇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杜即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〇是〇孔之達曰按當時比不聽觀從之請故致敗事然即聽之棄疾亦不得殺也益當時成然久為腹心而羣喪職之族皆成黨也且棄疾

君陳蔡得民心子比輕起圖之徒自速其死耳然則為觀從者教子比讓王位則於棄疾可為功臣於子比亦不失為忠臣矣○禧按魏徵王珪教建成殺秦王亦觀從之見二君欲除所忌恨無題目而觀從徵珪乃授之隙以速其禍不亦惡乎但子比不殺棄疾棄疾亦必殺于比若建成儲位既定而敦好於秦王則秦王雖汲汲於大位其臣雖汲汲於佐命亦無如之何矣蓋無故有兄又太宗所不肯為也沛公志吞天下正碍義帝乃殺項羽為之知已預先殺却以不義題目歸已而即以大義題目贈人古今呆小人往往如此不禁噴飯大笑

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兩夜字着眼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棄疾之謀亦觀從故智也走靈王殺子晳皆以訛言得○士望曰中插棄疾使呼前後兩呼自見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杜謂棄疾見殺以恐子干君若早自圖也可以

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加入衆怒二字）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士望曰可以虛聲自殺足見二子庸劣○禧按觀從不行必不至此）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於訾實訾敖（杜不成君無謚者楚人謂之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士望曰以假王生殺二子以假王必靖國人俱倉卒定變能手）使子旗（杜蔓成然）為令尹楚師還自徐（杜前年圍徐之師）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杜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平王封陳蔡復遷邑（林九年遷許于夷遷城父人于陳遷方城外人于許至是皆復其舊○禧按平王臨深為高○士望曰舊

君之惡跡新君之德資也致羣賂。杜始舉事時所貨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杜修
廢官召。觀。從。好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杜佐卜人
開龜兆○士望曰從善於自處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林楚大夫聘于鄭
且致犨櫟歷之田。杜犨櫟本鄭邑楚中取之平王新立故還以賂鄭事畢弗致
杜知鄭自悅服不復須賂故○禧按鄭雖悅服致之以昭義聲來諸侯不亦可乎鄭人請曰。聞
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
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
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杜王善其有權有事將復使之○平
王有英爽之氣然亦不識大體他年芈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世做

曰此極是 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 起處歷敘衆怨致亂之由留此一段模妄無知之狀作結妙 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 杜 山川星辰 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壁見於羣望曰當壁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 杜 共王妾 密埋壁於大室 杜 祖廟 之庭 士望曰與巴姬使不密保無漏言以濟私乎 使五人齊 齋 而長入拜 杜 從長幼以次拜 康王跨之 杜 過其上也 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 壓 紐

[杜]後見璧紐以為審識○士望曰方點出當璧題目

鬭韋龜屬成然焉。[杜]知其將立故託子

且曰棄禮[林]棄立長之禮謂卜於神違命[林]違當璧之命謂立康王楚其危哉。[杜]終致靈王之亂○謝文游曰觀楚共埋璧之卜靈肘加而平厭紐則纂弒之人皆一定之天命觀公孫讎亡曹其人尚未生而曹人已見於夢則小人之亡人國皆一定之天命然為君者能恐懼修省則天心未嘗不可挽回惟昧昧者則囿於氣數而莫可逃耳○又曰凡國家占卜皆當諱密之極若或漏洩則奸人生睥睨之心而功名之士遂陰相依附為之羽翼將無事而生事大為可危如楚共埋璧一卜鄰國皆知圍與棄疾不待教而萌造亂之忌矣遠罷蔓成然早已歸心於無事之日凡此皆一卜之不密有以啟之也

魏禧曰國家大事有劈空造奇者如觀從騶赤是其人也然使以費無極殺郤宛之才施之於正又何非

奇才乎古今小人不自愛惜吾爲恨之惜之○劉裕起事亦畧類此然近世人行之未有不敗何也不能審時度勢而已無才力本領徒欲劈空造奇以圖僥倖故耳

謝文洊曰棄疾權重而有謀觀從欲起事而不奉之乃思及子干木偶之人爲主何其闇也然棄疾起事時何不明白自圖必借名子干而後除之乎凡舉大事而即身當尊稱以犯大難之名此淺人舉動觀從既召子干不妨即以子干試之倘羣情無異入楚不

難則轉圖子干亦易事耳而觀從猶夢夢欲使子干殺棄疾不從然後發憤而行豈不晚哉（禧按觀從之來子干當以子干易與他日封蔡可唯所欲耳然觀從實忠智之士未可以其昧於擇主而少之）如范增明知沛公當王而輔殘暴之項羽且欲使羽殺之與觀從無異然增憤而死猶自知恥觀從則儼然受卜尹之職矣子干始終受棄疾提弄而春秋書其弒君反受大惡之名千古庸人無自知之明而妄希非分亦可憫矣○棄疾之智如一溪活水隨岈曲折波瀾縈洄悠洋自在想其如晉過鄭一段謙讓敬謹是何等

精神其為人平日操心機警刻刻不怠已將君國人心看得通透至臨事時觸處洞然一絲不紊此雖小人之雄其用智幾於行所無事矣如此靈活之人而亦為費無極所蔽讒人真險矣哉然亦由得位之後驕盈侈汰故爾神識昏昧使為蔡公時雖百無極安能逃其鑑耶

叔向論平王有國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同惡謂棄疾子干同惡靈王也對詰未是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杜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杜寵須賢人有人而無主二也杜須內主為應有主而無謀三也林無謀棄可成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林元年奔晉至此十三年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彭士望曰觀重耳便知子干誰謂君不以臣重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在當時晉人觀之則曰無釁而動以楚事論可謂釁矣棄疾亦乘機得國

非異時也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杜]貪虐無所畏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杜]楚如借君子干弑君終無所成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杜]棄疾既城方城也時穿封戍既死棄疾并臨陳事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杜]不以私欲違民事民無怨心先神命之[杜]祭祀國民信之羋彌爾反[林]羋姓姓有亂必季實立[林]少子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杜]當璧拜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杜]貴妃子居常五也[杜]季子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

矣。〔杜〕位不尊 其寵棄矣。〔杜〕父既没 民無懷焉。〔杜〕非令德 國無與焉。〔杜〕內無主

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杜〕皆庶賤 對曰。齊桓

衛姬〔杜〕僖公妾 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

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

〔杜〕言其疾 下善齊肅〔杜〕齊嚴也 〔杜〕敬也 不藏賄。不從欲。〔杜〕子用反 施舍不

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

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杜〕言篤志 生十七年。有士五

人。〔杜〕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 有先大夫子餘、〔杜〕趙衰 子犯、〔杜〕狐

偃 以爲腹心。有魏犨〔杜〕武子 賈佗以爲股肱。〔杜〕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

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杜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子享之秦伯納之有欒枝郤穀狐突先軫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士望曰堅志成事十可八九惠懷棄民。杜二公不恤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林皆獻公子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論子干棄疾得失及桓文不同處俱精詳確當可謂有識之言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杜謂棄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上不過言事之成敗耳子干書弑吾所不解嘗詰未是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杜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楚滅以為邑荊荊山也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

之。禮也。【杜】傳言平王得安民之禮隱大子之子廬【杜】平侯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杜】惠公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杜】國復成禮以葬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今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杜】居西方上流故謂之上國之兵於宗丘【杜】楚地且撫其民。分【杜】與也貧振【杜】救也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杜】單身民也收養不使流散救災患宥孤寡【杜】寬其賦稅赦罪戾詰【杜】責問也姦慝舉淹滯。【杜】有才德而未敘者禮新【杜】新羇旅也敘舊祿勳【杜】功也合親。【杜】親

九族也任良物杜事也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杜兵在國都之東者於召陵。亦如之。杜如然丹好於邊疆。杜結好四鄰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魏世傚曰棄疾可謂逆取順守者然攻靈王殺子干亦未爲大逆也子干之死更是有過○士望曰平王新政於貧窮無告之民更加意最爲近古

魏禧曰中多得失可鑒文字雖無敗處然尚可簡簡則更佳矣

叔向數叔魚之惡

晉成虒祁。[杜]八年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郠古杏反[杜]十年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移文熙曰叔向賢者乃欲以威示諸侯無乃失言乎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杜]叔向弟攝[杜]兼官司馬。遂合諸侯于平邱。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杜]軍旅之帳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杜]亦九張也傳言子產之適宜大叔之從善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淫芻蕘

者【林】飼牲曰芻草薪曰蒐縱淫芻蒐之人欲使衛患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

羹與一篋錦【杜】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

之宇下【杜】猶近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杜】請止之

叔向受羹反錦【杜】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曰晉有羊舌鮒者禧按是他人亦不可以如此語敵國況其弟耶○彭士望曰不私其弟特加晉有二字

瀆貨無厭亦

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大非○上從口吾處其已不能以義禁之而教以君命賜之若國法與家聲何叔向此舉謬矣

容從之未退而禁之如神

十四年冬晉邢侯【杜】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與雍子【杜】亦故楚人爭鄐田久

而無成士景伯【杜】晉理官如楚叔魚攝理【杜】代景伯韓宣子命斷

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杜]斷也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謀弟之罪於其兄信叔向之無私有素也○士望曰以叔向之公直明允而不使斷獄宣子不能無罪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杜]亂也貪以敗官為墨[杜]不潔之稱殺人不忌[杜]畏也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杜]逸書三者皆死刑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杜]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

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杜〕於義未安直則有之○魏世傚曰平邱季孫二事叔向之過也使衛人與叔魚錦過甚矣 平邱之會、數其賄也、〔杜〕言讀貨無厭 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杜〕言鮒也能 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杜〕三罪惟答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陸粲曰此非仲尼之言也夫叔向三言獨議邢侯之獄爲近正然吾猶有識焉曰大臣之義先刑家而後正國鮒之至此無乃教敕之亡素歟如有碩器不率則亦豫言於君勿使與政已矣焉用戮安以爲直哉若平邱之會則鮒實爲之謀主不能正黷貨之辟而重賜以承其貪歸魯季孫復不能以禮與辭遺之而使一夫行詐二者皆傷國體爲諸侯笑何利之加自周公誅管蔡君子猶以爲聖人之不幸而曰殺親

葢榮仁者固忍爲若言乎葢左
氏之誣孔子也無甚於此矣

彭家屛曰叔向之弟子魚貪墨鬻獄論者以是譏叔向之失敎非也子產鑄刑書叔向猶越國遺書戒之豈在他人則戒之於同氣轉視之如路人乎必子魚之剛愎暴狠拒誨不悛賢如叔向亦無如其弟何也觀其對衛使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則其無可如何之情已見乎辭矣不然何至對人稱弟必著其國舉其姓斥其名而爲是外之之甚詞乎葢有大不得于心者也平邱之役子魚爲政子魚求

貨于衛而暴虐衛人叔向必屢言之而不能入故衛人餽錦而不受令其轉餽子魚已則潔矣用汙其弟豈賢者之用心乎蓋以不如此其為暴終不止也受錦之罪小虐衛之罪大其權衡於輕重之閒而為是不得已之計也君子于骨肉之地遇人不淑既不能軌之於道不得已而隨事委曲補救于末路者此類是也特門庭之内教誡之辭左氏不能備知之而據以入傳論者涉其迹而不推其隱遂以是為賢者累豈通方之論乎

惠伯待禮

季孫猶在晉。按平邱之會晉以邾莒之愬執季孫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杜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國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杜尊卿稱。若猶有罪死命可也。杜死晉命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

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杜欲得盟會見遣不欲私去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杜叔魚能、非鮒安能詐且泣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杜襄二十一年坐叔虎與欒氏黨幷得罪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杜猶已死枯骨而季氏再生其肉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杜使近西河其若之何。且泣。杜泣以信其言○彭士望曰貪人未有不詐淚亦可假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杜待見遣之禮

南蒯奔齊

南蒯之將叛也。[林]叛季氏在十二年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杜]二人南蒯家臣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彭士望曰久困而外接絕內必生變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刼南蒯曰。士望曰偽疾時必與費民中魁傑者有密約乃能朝衆刼蒯羣臣不忘其君。[杜]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士望曰守費能至三年必蒯鄉人為之左右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杜]送使出奔處置妙請期五日。[杜]冀有變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杜]戲之對

曰臣欲張公室也。林言臣非叛君乃欲強公室弱私家子韓晳杜齊大夫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意欲助君口辨却非人臣之言獨不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誅之乎但南蒯初心亦非為公室矣耳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林二子既逐南蒯乃奉費邑歸之于魯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費無極去朝吳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杜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故無極恐其有寵疾害之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彭士望曰淮陰侯亦爲一辱字起禍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杜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與韓元之殺望之同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此必王咎蔡蔡人歸故於無極故王怒云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

在蔡。蔡必速飛。平王以有蔡而飛故為此語去吳。所以翦其翼也。杜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强而背楚

王樵曰朝吳有功兩國見信兩王而身兩事焉此費無極所以來位下之言在其上者所以生及難之慮楚王所以信速飛之謗也費無極固巧於讒然君子豈可不審所自處乎張子房韓仇已報不賴漢寵翩然物外得其道矣

穆文熙曰無極初讒朝吳特以嘗試平王耳乃遂惑於速飛之言而行其說所以次及大臣太子而不知

忌讒之來也其有漸哉
彭士望曰奸人只是揣摩人情到至處人不覺入其彀中楚平之信無極自此始矣平不特心以爲忠且心服其智畧
彭家屏曰讒言之入主不明也而在當時則自以爲明矣君賢其所私臣中其所急而主臣之交且以爲魚水之合也無極之動平王與平王之爲無極所動胥以是歟

荀吳克鼓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杜〕白狄之別 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杜〕愆過也適歸也 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如此舉動妙 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此則過矣若以詐謀論則

無不可

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穆文熙曰荀吳不納鼓人之降而其後又潛甲襲鼓滅之僞詐蓋不可方物矣邑以賈怠。不如完舊。[林]得一邑而買人之怠惰不如使人保守其舊之爲愈也賈怠無卒。[杜]終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杜]知義所在也荀吳必其能獲鼓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邵寶曰降有二道服而降者可受叛而降者不可受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一片好假道學語然如荀吳者是世上有用假道學也以鼓子鳶悅全反鞮丁兮反[杜]鼓君名歸。

二十二年。晉之取

鼓也。[杜]在十五年 既獻。[杜]獻于廟 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杜]叛晉屬鮮虞在二十一年 六月。荀吳略東陽。[杜]行也 東陽。[杜]晉之山東邑 使師僞糴者[林]晉師詐爲將販糴于鼓者 負甲以息於昔陽[杜]故肥子所都 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杜]晉大夫 守之。[杜]守鼓之地

鍾惺曰數服數叛數討國之敝也武侯服孟獲正用此法一勞永逸之計細人不知

彭家屏曰荀吳前之伐鼓也知其必克也故僞爲仁義以張之後之伐鼓也知鼓人叛晉必來守也故詐爲販糴以襲之時異事殊而一人之身前後易態事

之矯揉造作不本於中心之誠鮮有不露者矣

子產不與宣子環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杜：子孫）後至。立於客間。執政（杜：掌位列者）禦（杜：止也）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杜：懸樂肆）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杜：鄭大夫）諫曰（杜：諫子產）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愼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鍾惺曰：陵生於笑，有至理，淡於謀國之言。）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

（禧按：此怒甚謬，詞亦多強。然子產既戒而孔張後至，則亦無如之何。）

發命之不衷（杜：當也）。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杜：緣事類以成偏頗）。獄之放紛（杜：縱亂也）。會朝之

不敬使命之不聽（杜：下不從上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杜：兄也）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杜：卿得自立廟於家）有祿於國（杜：受祿邑）有賦於軍（杜：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杜：有所主）受脤歸脤（杜：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林：玉人同工共樸成此雙環）宣子謁（杜：請也）諸鄭伯子產弗

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杜言所求少）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杜薄也）也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閒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亦有理）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妙語）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

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杜）不復成國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古罪。不亦銳乎。（杜）小細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鍾惺曰此一語足見子產治鄭有法處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杜）求重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杜）鄭本在周畿内桓公東遷幷與商人俱庸次比耦。（杜）用次更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

無我叛。我無強賈。[杜]無強市其物○艾魚廢反藿徒弔反強其兩反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語不當情事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杜]法也鄭。鄙邑也。亦弗為也。[杜]不欲為鄙邑之事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杜]陳也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林]失諸侯鄙鄭國敢辭之。[杜]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過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杜]送行飲酒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才何反[杜]子皮之子嬰齊也賦

野有蔓草。（杜）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杜）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彼其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彦兮宣子曰。起不堪也。（杜）不堪國之司直子大叔賦褰裳。（杜）言宣子思已將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杜）是褰裳不有是事。其能終乎。（杜）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大叔拜以答之所以晉鄭終善子游（杜）駟帶子駟偃賦風雨。（杜）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子旗（杜）公孫段之子豐施賦有女同車。（杜）取其洵美且都子柳（杜）印段之子印癸賦蘀兮。（杜）取其倡予和女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杜）六詩皆鄭風皆昵燕好

也（杜：既親也賦不出其國以示親好）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杜：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魏禧曰子產後舉誠爲過當然知韓子可與盡言故不妨執禮以張國勢而杜後求否則子產直一不識時務之迂儒耳何以爲國雖然宣子再請而曰惟商所與國弗與知可也

郯子論官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杜少皞金天氏黄帝之子己姓之祖閒何故以鳥名官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杜黄帝軒轅氏姬姓之祖黄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縉雲氏盖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杜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杜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亦有水瑞以水名官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杜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有龍瑞故以龍命官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

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杜]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元鳥氏司分者也[杜]元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杜]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啟者也[杜]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杜]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杜]祝鳩鵻鳩也鵻鳩孝故為司徒主敎民鴡七徐反鳩氏司馬也[杜]鴡鳩王鴡也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也[杜]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杜]爽鳩鷹也性鷙故為司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也[杜]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五鳩鳩民者也[杜]鳩聚也治民尚聚故以鳩為名五雉為五工正[杜]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林]貫

遠曰西方曰鷷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鶅雉摶埴之工也南方曰翟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鵗雉攻皮之工也伊洛而南曰翬雉設五色之工也

利器用。正度量。亮夷民者也。【林】利便民之器用正丈尺之度斗斛之量夷平也使度量器用平也

九扈為九農正。【杜】扈有九種也春扈鳲鶥夏扈竊元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噴噴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致民事【林】貫遠云春扈鳲鶥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元趣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為果驅鳥者也行扈唶唶晝為民驅鳥者也宵扈噴噴夜為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也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

扈民無淫者也。【杜】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

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亦一偏之說

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杜】顓項民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

命官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杜於是仲尼年二十八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杜失官官不修其職也傳言聖人無常師

吳光取餘皇

吳伐楚。陽匄【杜】穆王曾孫令尹子瑕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杜】公子魴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杜】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杜】隧出入道也炭火也置火滿於隧道之間師結爲陣以待楚命言其守之嚴密吳公子光。【杜】諸樊子闔廬也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

〔杜〕多髭鬚與吳人異形狀詐為楚人潛伏於舟側。魏世傚曰守之如此嚴密不審何以得伏舟側當亦假楚信令而蒙之如華元登子反牀之類曰、我呼、餘皇、則對。師〔杜〕吳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林〕夜戰不知虛實但見吳人已伏舟側故紛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杜〕傳言吳光有謀

子產不禳火鄭災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杜】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杜】魯大夫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林】彗象如旗如箒故有除舊布新之象天事恒象。【杜】天道恒以象類告示人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杜】今火向伏故知當須火出乃布散而為災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杜】今年火出之月而孛益章明其終也孛星必隨大火而滅沒其居火也久矣。【杜】歷二年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杜】謂昏見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彭】士業曰周之以月於此益信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

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杜】大辰大火宋分野陳。大皡之虛也【杜】大皡居陳大火所自出鄭。祝融之虛也【杜】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杜】房舍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杜】天漢水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邱【杜】昔帝顓頊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其星為大水。【杜】衛星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杜】牡雄也水為雄火為雌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杜】丙午火壬子水水合火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滕火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杜】尚未知今孛星當復隨火星俱伏否故言若不過其見之月【杜】火災不過來年大火出見之月謂周五月也鄭禪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杜】以為天災流行非禳所息故也為明年

宋衛陳鄭災傳○禧按然禨災亦古禮所有

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杜）火心星

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杜）東北曰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杜）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杜）大庭氏古國名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前年之言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杜）前年欲用瓘斝禳火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此不可尤見識力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

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杜多言者或時有中○禧按多言或信四字高明有見但天遠二語亦強辭奪理耳於其既火而禳於元冥則先事而用圭瓚也何害遂不與。亦不復火。杜傳言天道難明雖禆竈猶不足以盡知之鄭之未災也。里析杜鄭大夫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杜變異之氣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杜言將先災火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杜遷實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杜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也使司寇出新客。杜新來聘者禁舊客勿出於宮。杜爲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杜子寬即游速子上游吉之子俱鄭大夫大宮

鄭祖廟使二子屏攝祭祀之位巡行宗廟不得火及之使公孫登[杜]開卜大夫徙大龜

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杜]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于祖廟易救護

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杜]鄭大夫儆司宮[杜]巷伯寺人之官出舊宮人[杜]先公宮女寘諸火所不及司馬[杜]主兵司寇[杜]主刑列居火道[杜]以備非常行火所焮許勤反[杜]炙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杜]為部位備姦也明日使野司寇[杜]縣士也各保其徵[杜]戒保所徵役之人

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林]郊外之人助大祝大史除治祭處於國北方就大陰禳火禳火於元冥回祿[杜]元冥水神回祿火神祈於四鄘[杜]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以禳火之餘災

書、焚室、而寬、其、徵[杜]賦稅

與之材[杜]與之材木以助營建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
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杜]不舉行火政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
陳許之先亡也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杜]治也社祓禳
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禧按振拔也杜註棄未是○凌稚隆曰稗竈請禳子產既拒之
曰天道遠人道邇而茲復大爲社祓禳於四方以振除火災何與乃簡兵大蒐將爲蒐
除[杜]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
其庭[杜]蒐場也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林]使除道之眾
儒家廟而立○子犬叔冉用此法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杜]汝
也鄉[杜]疑吹所向子產朝[杜]朝君過而怒之[杜]怒其不毀除者南毀

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杜〕言子產仁火之不忍毀人廟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杜〕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若叛晉故慮其見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遐板反然授兵登陴。〔杜〕撊然勁忿貌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啟貪人。薦〔杜〕重也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

亡。猶可說〔杜〕解也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杜〕傳言子產有備

魏世傚曰天災而可以斝瓚禳彼國君豈無玉者則古今之災變永可不作矣夫災變者不德所致天所以示警戒君子禳之盖亦有本豈寶玉之謂城濮之役子玉不以瓊弁玉纓與河神遂至喪師辱國而身死楚昭王有疾周太史曰若禜之可以移於令尹司馬王弗禜遂卒人皆以爲不禳之故然使子玉不與河神而能敬天恤民訓飭軍旅則必不敗苟剛而無

禮雖以弁纓與河神亦必無救於軍敗而身死貽王祟之疾未必能移而徒來不知大道之誚而已且夫用寶玉而可以免者其必非正神也世世貪墨之吏不問人之賢否事之曲直惟納賄於己者是右廉吏且羞之而況神乎子產惟以定民志修戒備爲務靜以待之而不爲多言所亂盖所謂知本也夫自古聖王未嘗廢禳災而子產必不之聽亦足以爲不修德而徒邀媚於鬼神者之戒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非無鬼神也而民義是務智者之事也

閔子馬論學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杜】魯人往會葬者見周大夫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林】伯魯不善學問之道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杜】在位者大人患失而惑【惠】患失而惑惟學可以救之又不說學則害愈甚矣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杜】以為無害而不學則皆懷苟且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杜】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不學將落【林】不好學問如苗之不殖則荒蕪衰落而已原氏其亡乎

彭家屏曰秦禁挾書而秦亡宋禁道學而宋亡明排

首善錮東林而明亦旋亡盖學者所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講修齊平治之故國之元氣所係也元氣既傾則國步隨之閔子馬聞周大夫之不說學而知周之將亂可謂思深慮遠矣

左傳經世鈔卷十八終